

悄吟文丛

古邦 主编



我去地坛，
只为能与
他相遇

杨海蒂 著

4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悄吟文丛

古耕 主编

我去地坛，
只为能与他相遇

杨海蒂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去地坛, 只为能与他相遇 / 杨海蒂著. -- 北京:
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6

(悄吟文丛 / 古耜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2413-9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杨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7656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责任编辑: 郭江妮

文字编辑: 阳 晨

封面设计: 张凯琳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11.125 印张

字 数 210 千字

定 价 59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413-9

东风吹水绿参差

古 耜

以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散文，已经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。时至今日，隔着历史与岁月的烟尘，我们该怎样描述和评价现代散文的行进轨迹与艺术成就？也许还可以换一种问法：如果现代散文仍然可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标，划作“现代”和“当代”两个阶段，那么，它在哪个阶段成就更高，影响更大？

在散文的“现代”阶段，屹立着伟大而不朽的鲁迅，仅仅因为先生的存在，我们便很难说当代散文在整体上已经超越了现代散文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野缩小或收窄，单就现代散文中的女性写作立论，那么，断定“当代”阶段的女性散文，是异军突起，后来居上，便算不上狂妄。这里有两方面的依据坚实而有力：

第一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，大陆文坛先后出现了若干位笔下纵横多个文

学门类，但均擅长散文写作，且不断有这方面名篇佳作问世的女作家，如杨绛、宗璞、张洁、铁凝、王安忆、张抗抗、迟子建等。她们散文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准，并不逊色于现代女性散文的佼佼者。况且冰心、丁玲等著名现代女作家在步入当代之后，依旧有足以传世的散文发表，这亦有效地增添了当代女性散文创作的高度和重量。

第二，借助时代变革和历史前行的巨大动力，从新时期到新世纪，女性散文写作呈现出繁花迷眼、生机勃勃的宏观态势：几代女作家从不同的主体条件出发，捧出各具特色、各见优长的散文作品，立体周遍地烛照历史与现实，生活与生命；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不断涌现，其创意盎然的作品，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；女作家的性别意识空前觉醒，也空前成熟，其散文主旨既强调女性的自尊与自强，也呼唤两性的和谐与互补；不同手法、不同风格的女性散文各美其美，魏紫姚黄，各擅胜场……于是，在如今的社会和文学生活中，女性散文构成了一道绚丽多彩而又舒展自由的艺术风景线。这显然是孕育并成长于重压和动荡年代，因而不得不执着于妇女解放和民族生存的“现代”女性散文所无法比拟与想象的。

在二十一世纪历史和时间的刻度上，女性散文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扎实进步，但也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，

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：与后工业社会结伴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斑驳杂芜，利弊互见。它带给女性散文的，可能是观念的去蔽，题材的拓展，也可能是理想的放逐，审美的矮化，而更多的可能，则是创作的困惑、迷惘，顾此失彼或无所适从……惟其如此，面对五光十色的后现代语境，女性散文家要实现有价值的创作，就必须头脑清醒，坐标明确，进而辩证取舍，扬弃前行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有一批女作家值得关注——她们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，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展露才华，并逐渐成为女性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。对于她们来说，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自然不是陌生或无益之物，但青春韶华所经历的激情澎湃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大潮，早已先入为主，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底色。这决定了她们的散文创作，尽管一向以开放和“拿来”的姿态，努力借鉴和吸取多方面的文学滋养，但其锁定的重心和主旨，却始终是对人的生存关切和心灵呵护，可谓鼎新却不弃守正。显然，这是一条积极健康、勃发向上的艺术路径。正是沿着这一路向，习习、王芸、苏沧桑、安然、杨海蒂、张鸿、沙爽、项丽敏、高安侠、刘梅花等十位女作家，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，她们以彼此呼应而又各自不同的创作实绩，展示了当下女性散文的应有之意和应然之道。

习习来自西北名城兰州。她的散文写城市历史，也写家庭命运；写生活感知，也写生命体验；近期的一些篇章还流露出让思想伴情韵以行的特征。而无论写什么，作家都坚持以善良悲悯的情怀和舒缓沉静的笔调，去发掘和体味人间的真诚、亮丽和温暖，同时烛照生活的暗角和打量人性的幽微。因此，习习的散文是收敛的，又是充实的；是含蓄的，又是执着的；是朴素本色的，又是包含着大美至情的。

足迹涉及湖北和南昌的王芸，左手写小说，右手写散文。在她的散文世界里，有对荆楚大地历史褶皱的独特转还，也有对女作家张爱玲文学和生命历程的细致盘点，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此生此在，世间万象的传神勾勒与灵动描摹。而在所有这些书写中，最堪称流光溢彩、卓尔不群的，是作家以思想为引领，在语言丛林里所进行的探索 and 实验，它赋予作品一种颖异超拔的陌生化效果，令人咀嚼再三，余味绵绵。

或许是西子湖畔钟灵毓秀，苏沧桑拥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丰沛的创作才情。从她笔下流出的散文轻盈而敏锐，秀丽而坚实，温婉而凝重，每见“复调”的魅力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她的散文远离女性写作常见的庸常与琐碎，而代之以立足时代高度的对自然和精神生态的双重透析与深入剖解，传递出思想的风采。若干近作更是以

生花妙笔，热情讲述普通人亦爱亦痛的梦想与追求，极具现实感和启示性。

在井冈山山下成长起来的安然，一向把文学写作视为精神居所和尘世天堂。从这样的生命坐标出发，她喜欢让心灵穿行于入世和出世之间，既入乎其内，捕捉蓬勃生机；又出乎其外，领略无限高致，从而走近人生的艺术化和审美化。她的散文善于将独特的思辨融入美妙的场景，虚实相间，形神互补，时而禅意淡淡，时而书香悠悠，由此构成一个灵动、丰腴、安宁、隽永的艺术世界，为身处喧嚣扰攘的现代人送上一份清凉与滋养。

供职京城的杨海蒂，创作涉及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影视文学等多种样式，其中散文是她的最爱和主打，因而也更见其精神与才情。海蒂的散文题材开阔，门类多样，而每种题材和门类的作品，都具有自己的特色：她写人物，善于捕捉典型细节，寥寥几笔，能使对象呼之欲出；她写风物，每见开阔大气，但泼墨之余又不失精致；至于她的知性和议论文字，不仅目光别致，而且妙趣横生。所有这些，托举出一个立体多面的杨海蒂。

驻足羊城的张鸿，既是文学编辑，又是散文作家。其整体创作风格可谓亦秀亦豪。之所以言秀，是鉴于作家的一枝纤笔，足以激活一批风华绝代而又特立独行的异国女性，尽显她们的绰约风姿与奇异柔情；而之所以说豪，则

是因为作家的笔墨一旦回到现实，便总喜欢指向远方，于是，边防战士的壮举、边疆老人的传奇，以及奇异山水，绝地风情，纷至沓来。这种集柔润和刚健于一身的写作，庶几接近伍尔夫所说的文学上的“雌雄互补”？

穿行于辽宁和天津之间的沙爽，先写诗歌后写散文，这使得其散文含有明显的诗性。如意象的提炼，想象的飞腾，修辞的奇异，以及象征、隐喻的使用等，这样的散文自有一种空灵踟蹰之美。当然，诗性的散文依旧是散文，在沙爽笔下，流动的思绪，含蓄的针砭，委婉的嘲讽，以及经过变形处理的经验叙事，毕竟是布局谋篇的常规手段，它们赋予沙爽的散文深度和张力，使其别有一种意趣与风韵。

项丽敏的散文写作同她长期以来的临湖而居密不可分——黄山脚下恬静灵秀的太平湖，给了她美的陶冶与享受，同时也培育了她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，进而驱使她以平等谦逊的态度和安详温润的文字，去描绘那湖光山色，春野花开，去倾听那人声犬吠，万物生息。所有这些，看似只是美景的摄取，但它出现于物欲拥塞的消费时代，则不啻一片繁茂葳蕤的精神绿洲，令人心驰神往。当然，丽敏也知道，文学需要丰富，需要拓展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文学的无数话题之一，为此，她开始写光阴里的器物，山乡间的美食，还有读书心得，读碟感

悟……这预示着丽敏的散文正由单纯走向丰富。

高安侠是延安和石油的女儿。她的散文明显植根于这片土地和这个行业，但却不曾滞留或局限于对表层事物和琐细现象的简单描摹；而是坚持以知识女性的睿智目光，回眸生命历程，审视个人经验，打量周边生活，品味历史风景，就中探寻普遍的人性奥秘和人生价值，努力拓展作品的认知空间。同时，作家文心活跃，笔墨恣肆，时而柔情似水，时而气势如虹，更为其散文世界平添一番神采。

偏居乌鞘岭下天祝小城的刘梅花，是一位灵秀而坚韧的女子。她人生的道路并不顺遂，但文学却给了她极大的眷顾。短短数年间，她凭着天赋和勤奋，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散文作品，成为广有影响的女作家。梅花写西域历史、乡土记忆和个人经历，均能独辟蹊径、别具只眼，让老话题生出新意味。晚近一个时期，她将生命体悟、草木形态、中药知识，以及吸收了方言和古语的表达融为一体，形成一种承载了“草木禅心”的新颖叙事，从而充分显示了其从容不迫的艺术创新能力。

总之，十位女性散文家在关爱人生的大背景、大向度之下，以各具性灵、各展斑斓的创作，连接起一幅摇曳多姿、美不胜收的艺术长卷。现在，这幅长卷在中国言实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，冠以“悄吟文丛”的标识，同广

大读者见面了。此时此刻，作为文丛的主编，我除了向十位女作家表示由衷祝贺，向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感谢之外，还想请大家共赏宋人张栻的诗句：“便觉眼前生意满，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——这是我选编“悄吟文丛”的总体感受，或者说是我对当下女性散文创作的一种形象描绘。

（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、作家）

杨海蒂，其人其文 / 郁乃

杨海蒂是谁？她是现当代中国大陆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，她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歌，她的人和她的文，都有着古美的挚情纯朴，似光，似风，似水，也刚也柔，也情也义，也深也阔。英国女作家伍尔芙说过，“一个人，如果是个纯粹的男人或女人，那将是天大的不幸。无论任何人，都应该是个具有女人味的男人或具有男人味的女人。”这一论说也是中国古来的刚柔并济之意。精神质地和肉身品性的恰好协调，或许对于一个文学艺术者来说，意义非凡。杨海蒂，就是如此的文字写作者。

我是在认识杨海蒂的人之前，先认知她的文。世间所有的尘缘，人与人，人与物，人与山水，人与文字，种种的遇见，都是一种碰巧或恰好。遇见了并惊喜惊艳，这是更好的恰好。有种遇见，是不慌不忙的欣赏，我和海蒂的遇见，经

年如此。

初读海蒂的文字，大约是春节前后，偶然在一个海外的文学网站上，看到了她的散文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 he 相遇》。当时，读完整篇的文章，仿佛遇见了一个很熟悉的人，她说出的心声也是我欲言的心语。随即留言，“辞达理定的好文！我也深敬史铁生，敬他那灵性的文字和深厚的精神。海蒂：若得缘，我们去问安史铁生吧，哪怕向他深情问候一句便转身离去也好。”海蒂回复我：“谢谢郁乃。能感知你的美丽、善良、真诚、智慧。希望我们能如愿‘得缘’。”

自此，我陆续地读了一些海蒂的文学作品，但大都局限于我的阅读视觉之内的狭窄空间，更深更多的读海蒂的文字，是在认识了 she 的人之后。在面见之前，我和海蒂，有着不多不少的电话交谈，每一次，都是开怀至极，有荤有素，有山有海，有神有禅。从生活聊到文学，从文学聊到世界，无所不聊，无所畏惧。没有对彼此的信任，不会有如此透彻的对谈。其实，我是个大多时候都寡言的人，不遇胸怀坦荡的人，我寡言甚至无言。彼此能畅说心里话，是对彼此人品最庄严的认定。人与人之交，贵在真诚。海蒂很真实，我也很真实。

与一个人的交流，从文字到声谈到面识，仿佛从平原到高地到海边，渐次展开渐次辽阔，这是一个视觉美学的舒缓展开，更是时间美学的空间定位。在文字里读出情义，在声谈中听出情义，又在面识中品出情义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写

的这样文字，能得缘遇见，唯有感恩不言谢。

初识海蒂的人，是在秋天，在北京，我们如约而见。为参加“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”的武汉双年会，我取道北京转机飞武汉，和陈若曦约好在北京小聚（陈若曦是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首创会长），再一同前往武汉开会。同时，也电话约好海蒂，北京一见。

海蒂也喜欢陈若曦。常常在电话里聊起文学世界里的人物，或大或小，我俩有着惊人的相似处——欣赏的人或文，很接近。视觉、嗅觉、味觉，都因一个情义词句而动。曾跟海蒂聊天时我说，“情义比天大，真挚的爱情，是三分义七分情。”海蒂马上说，“是五分情五分义。”现在，我相当赞成她的观点。没有义字托举的情，爱一转身，情便坍塌。

我和海蒂的遇见，也似一台古老的元曲，简约至道。没有剧本，没有锣鼓，没有勾栏，也没有导演和观众，更没有粉墨花彩戏服。我们彼此素面打着招呼，自己入戏并在戏中不慌不忙地缓缓唱和。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航班到达厅，我和陈若曦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看到了微笑向我们走来的杨海蒂。她怀抱着一个大文件纸袋，背着包，素面而至眼前，说是从单位赶来，正感冒着，看得出人很憔悴。看见海蒂的第一眼，让我惊诧，不是电话里的地阔天平的她，不像文字里横刀立马天地玄黄的她，也不像照片里明星般的她，地地道道的一个江南娇美女子呀！有一些娇柔，有一些文弱，有一些安静。素雅之美，不会让人昏旋，却让人清醒

而神悦。

海蒂和她的文字也像电话里的一样，情义大于天。她本可以不必抱病赶来机场接机的，她可以直接去饭店或者第二天再来见面的。后来，我对海蒂说，“你怎么感冒那么重却硬撑着赶去接机。”她说，“你和陈若曦大姐来，我只要还能走，就一定会去机场接你们的。”

人与人之间，只要照面，便可看见红尘或俗世中人的本相。一个性情中人，活的就是情义人生。

在我和陈若曦的强烈坚持下，车子先送海蒂回家休息一下，我们去订好饭店安顿，晚上再大家聚餐。

晚上的聚餐，是海蒂安排好的，她约了几个文学界的朋友同聚，为我和陈若曦接风。可能是下午回家稍微休息了一下的缘故，晚上的海蒂，一出现，整个饭局春光明媚。淡妆素衣的她，真是有出水芙蓉的清秀之美。她在酒桌上落落大方，得体待客，谈笑有度。或许，世间的美女千千万，而文学美女更是美中之美吧。文字养育出来的女人，倾城也护城，倾国也护国。古往今来，多少英雄豪杰文人墨客，宁可为之倒下的恰恰就是女人的书香之气。所谓的东方美女，就是恰好的书香之美，垂首宋词滑落胸襟，扬眉红袖抖出唐诗风韵，浅笑满面魏晋竹风。

我曾跟海蒂电话里闲聊说，“海蒂，你的人有唐诗的辽阔和辉煌，也有宋词的婉约和清纯。”海蒂有些意外，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从没听人这么说我的。”我说，“你的

眼神里，就荡漾着宋词和唐诗，还有禅言和佛语。”海蒂的眼神清澈如乡野溪流，干净无杂；瞬间一闪的羞态，仿佛没有遮拦的天然之美，晶莹剔透。

我看人面相，最重看人的眼神，因为眼神是无法化妆的人体全身表面的唯一之处。一个人的眼神，动静间，可显山露水，也可藏锋掩锐。一个内心干净善良的人，眼神必净必善。在后来的交往中，我确信了自己对海蒂眼神的断定。我跟海蒂开玩笑，“海蒂，你干不了伤天害理的坏事，因为你很善良，当然你也会自动隔离坏人，因为你有智慧。聪慧又善良的人，不肯伤害别人，也不愿被坏人伤害。”这一点，或许我和海蒂相同。

再见海蒂，是在冬天，我去广州参加“世界华人作家笔会”，会后临时受邀去北京参加中国文学馆的一个活动。到达北京后，我给海蒂打电话，问她有无时间见面。这突然的约见，让她有些措手不及，但她二话没说，放下正在吃的半碗面，匆匆驱车来到我住的饭店。十一月下旬的北京，天寒地冻，她就什么都不顾的在寒风里奔来。第二天，放下手头一切工作陪我出行。她和我的闺蜜，一左一右，呵护着我在茫茫人海的大北京，畅通无阻地欢喜。当遇到有问题沟通不顺时，海蒂的唐诗壮观的情绪就露出来了，马上拨打电话联络，三分钟就疏通好了。眼见为实：海蒂是大女人时，就是边塞唐诗“霜花草上大如钱，挥刀不入迷蒙天”（李贺）；海蒂是小女人时，就是宋词小令，上阕向水，下阕向花，波光

花香；海蒂是不大不小的女人时，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舞台旋美。对了，海蒂可是当过舞蹈演员的，她的舞，会不会是唐诗中的“美人舞如莲花旋，世人有眼应未见”（唐·岑参）？期待有缘一饱海蒂的舞姿眼福。

生命行至中年，海蒂的文字，一如她那干净的眼神，始终保持着不变的清澈、明亮、温暖。她喜她悲她悯她爱，都围绕着滚滚红尘的人间情怀落笔成章。一个真正的作家，仅有驱动文字的能力还不够，一定还要有悲悯的情怀、仰天的理想和纵深的觉悟。海蒂，曾经在她那篇抒情散文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 he 相遇》里，痛着史铁生的痛，悟着史铁生的悟。一个正当年轻撒欢的生命，突然淹没于病海，惊恐无措，痛苦地挣扎和无奈，这是史铁生个人的苦难，也是生命场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苦难。史铁生是逆流苦难而泅渡到生之希望水岸上的勇者，肉身坐在轮椅上，精神却站在文学场，八方受风又千山万水，不停地放飞生命觉悟者的信鸽。

海蒂的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 he 相遇》，不是俗世的男女情遇之愿，而是一束光向另一束光的靠近，是思想也或灵魂的发现和求见。海蒂走进史铁生的地坛，并在史铁生的文学场发现文学的意义和纯真，因此她看见的史铁生地坛，是一个异常安静、辽阔、博大的悲悯世界，花开树绿，落叶归根。苦难不再咆哮也不再挣扎，一切都被尘土掩埋，在这尘埃之上开出生命的新花。这是史铁生的精神世界，也是杨海蒂热爱的世界。史铁生去地坛和自己面对，杨海蒂去地坛，